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4 冊

詩序闡微

張成秋 著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研究

吳國宏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序闡微 張成秋著／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研究 吳國宏著
—初版—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民95〕

序1目2+194面+目1+95面；19×26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第14冊）

ISBN：978-986-7128-46-1（精裝）

ISBN：986-7128-46-X（精裝）

1. 詩經－研究與考訂 2. 書經－研究與考訂

831.18

95015428

ISBN 986712846-X



9 789867 12846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ISBN：978-986-7128-46-1

三 編 第十四冊

ISBN：986-7128-46-X

詩序闡微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研究

作 者 張成秋／吳國宏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6年9月

定 價 二編30冊（精裝）新台幣46,5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資料
PDF

作者簡介

張成秋教授，男，六十五歲。原籍中國、遼北省西豐縣，一九四一年生，一九六四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一九七六年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文大中文所推薦），同時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教授資格。他是易經學會、孔孟學會會友，老莊學會會員兼理事。執教中國文哲凡四十年，二〇〇六年教授屆齡退休。著有《詩序闡微》、《關於詩經與詩序的幾個問題》、《先秦道家思想研究》、《莊子篇目考》等書，另有《易經》方面論文十餘篇。

提 要

《詩經》之前，有一個《序》，是謂《詩序》。今日所見之《詩序》，含全本《詩經》前面的一篇，解說《詩經》的第一篇《關雎》的用意及由來，更有絕大部分文字，說到詩與《詩經》的理論以及整本《詩經》的介紹，這是《大序》。另有《小序》是在《詩經》每一篇前面的序：第一、二句往往說這首詩的要旨，以下或又有一些補充的說明，這是《小序》。

以前的經學家，非常看重《詩序》。甚至看重的程度，會超過《詩經》的原文。但是後來的學者，從文學的角度看《詩經》，卻不能接受《詩序》的說法，認為《詩序》許多地方是無根據的胡扯。於是《信序派》和《疑序派》在歷史上展開了漫長的討論或爭辯，發生了許多複雜而有意義的相關話題。

本書，把有關《詩序》的問題，條分縷析，作有系統的研究。認為，如果我們真地要把《詩經》當一部經書看的話，那就不能忽略《詩序》的價值。《詩序》其實是以儒家思想的角度來詮釋《詩經》的。所謂經書，自然是指儒家思想的教科書。那麼以儒家思想的角度來詮釋《詩經》，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當然，若就詩的本來意思說，《詩序》實不足信。

本書第十章歸結出《詩序》的思想，大家可與孔孟思想互相驗看。

作者另有《關於詩經與詩序的幾個問題》，有興趣參研者，請洽：300 新竹市食品路 510 號



自序

《詩序》自宋以後，頗引起學者之爭論，問題多端。若作者問題、大序與小序問題、可信可廢，種種爭議，不一而足，於詩之本義，關係至大。宋以後之學者，苟不研究《詩經》則已；否則，必對《詩序》表示其意見，故《詩序》誠為了解《詩經》之一重要問題，不可不明辨者也。

綜歷代對於《詩序》之意見，大體可分為兩類：一為信序派，一為疑序派。信序派者，以序之所言，合於史實，合於詩義之正解，乃時人所作或孔門所傳，當為說詩之依據而無疑惑者也。疑序派者，以序之所言，不合史實，不合詩義之正解，乃後世學者所製作，難以貿然相信者也。各持己見，背道而馳。

據本人研究之結果，認為此二派之主張，皆有所長，亦各有所偏。何則？《詩序》凡三百餘篇，未必完全可信，亦未必完全可疑。其有合於詩義、史實者，亦有與詩義、史實未盡相合者。當以客觀之態度，歸納眾說，予以逐一討論，分別觀察。

本人認為《詩序》之作者為後漢之衛宏，又認定《詩序》之寫作態度係「以述為作」。所謂「以述為作」者，即表面上在敘述史實、解釋詩義，實則乃利用此一方式，發表作序者個人之思想、見解；故《詩序》亦可視為一種思想史料加以歸納分析。「《詩序》之思想系統」一章，即係根據此種看法所作之新嘗試。是否有當，尚祈學者專家惠予指正。



作者簡介

吳國宏，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香港珠海大學中文所博士。現職：大仁科技大學副教授

提 要

本文計分五章。首章略述孫星衍之生平行誼，「求真」、「崇古」的治學態度，及其整理古文獻之卓越學術成就。統稱為「孫星衍學記」，以求符合知人論事之旨趣。

第二章首論乾嘉考據學風興盛之原因，及其所建立的治經理論，並由吳、皖之異，論及漢、宋之爭的緣起，以期能闡明乾嘉學風的真象，及《孫疏》成書的學術背景。其次則重檢偽古文《尚書》辨正史，並引乾嘉諸家語，以證偽古文定讞於乾嘉時期。末殿以江、王、段、孫四家《尚書》新疏之介紹，以彰顯其時代意義。

第三章首先對《孫疏》之著作動機、方法逐一敘述，從中可見孫星衍是以去偽存真的方法、藏諸名山的志向為此新疏。其次所辨《孫疏》之書名、卷數、版本，則略寓辨彰學術、考鏡源流之意。

第四章首論漢代《尚書》的今古文問題，並指出欲由師法、家法觀點釐清漢代今古文說差異的盲點。其次則詮釋《孫疏》的中心架構——「五家三科」說的真正涵意，從而知其今古文觀並不十分正確。

第五章是本文對《孫疏》內在體式的具體研究，即對其書輯注、疏釋的通盤考察。本章首論其於漢代《書》說，蒐羅略備，態度亦稱嚴謹。次論其許多「論學之言」，並不符於注疏家應有的態度。末節則徵以《孫疏》實際的疏釋，發現其擅用考據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尚書》經文及漢儒《書》傳作嚴實的詮釋。

本文末附結論，嘗試比較《孫疏》的著作動機與其疏釋成就的契合度，並給與適當的評價。兼論為學不宜有門戶之見。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導言	1
一、《詩經》之本質與詩序問題之重要	1
二、歷代學者對於詩序之態度	2
第二章 三百篇之作者本事與編成	5
一、三百篇之作者	5
二、《三百篇》之本事	8
三、《三百篇》之編成	10
第三章 《詩序》之時代與作者	15
一、以爲詩人或國史所作	16
二、以爲孔子所作	17
三、以爲子夏所作	18
四、以爲漢之學者所作	21
五、以爲毛公所作	22
六、以爲衛宏所作	23
七、結語	28
第四章 《詩序》之淵源	31
一、詩篇之原始狀況	31
二、春秋時之用詩	33
三、孔子對詩之態度	37
四、戰國時代之詩歌	40
五、孟子之說詩	41
六、以《詩經》爲諫書或教化之工具	43
七、結語	44

第五章 《詩序》之寫作態度——以述為作	47
第六章 《詩序》與詩義之關係	53
一、國風	54
二、雅	92
三、頌	114
四、結語	122
第七章 《詩序》與史實之關係	125
第八章 《詩序》抉疑	141
一、因襲故書來歷有問題	144
二、違背情理令人難以接受	145
三、不合經義	146
四、牽合穿鑿	146
五、首句與續文矛盾	148
六、據詩中一二字發為妄說而不深究其意	148
七、違背詩義	149
八、依附史實	150
九、完全以美刺觀點說詩	152
十、結語	153
第九章 〈大序〉與〈小序〉	155
一、〈大序〉〈小序〉名實之界定	155
二、〈大序〉〈小序〉之關係	158
三、〈小序〉首句之條例	159
四、〈小序〉續文與首句之關係	167
第十章 《詩序》之思想系統	175
一、概說	175
二、〈大序〉之思想	175
三、〈小序〉首句之思想	179
四、〈小序〉續文之思想	182
五、《詩序》思想系統表	189
結 論	191
參考書目舉要	193



目

錄

緒 言	1
第一章 孫星衍學記	3
第一節 孫星衍之生平述要	3
第二節 孫星衍之治學態度	5
第三節 孫星衍之學術	12
第二章 乾嘉學風及《尚書》學之發展	17
第一節 考據學盛行	17
第二節 漢宋之爭	21
第三節 偽古文《尚書》定讞	24
第四節 《尚書》新注疏興起	30
第三章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成書及流傳	35
第一節 著作動機	35
第二節 著述方法	37
第三節 書名、卷數及流傳版本	41
第四章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今古文觀	43
第一節 《尚書》今、古文問題述要	43
第二節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五家三科說	50
第五章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注、疏研究	59
第一節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輯注	59
第二節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疏釋態度	64
第三節 《尚書今古文注疏》之疏釋	68
結 論	79
參考書目	85

第一章 導 言

一、《詩經》之本質與《詩序》問題之重要

《詩經》之名，由來甚晚。古時但稱之爲「詩」，或「詩三百」，並無「經」之稱號。逮乎戰國末年，於詩書禮樂易春秋諸書，始有「經」名，如《禮記·經解篇》，稱述易詩書禮樂春秋，《莊子·天運篇》亦有六經之言，《天道篇》稱十二經，《荀子·勸學篇》言「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可爲其證。此時雖有經名，而在書名之下加一經字，則爲時更晚。

屈萬里先生曰：「『經』這個名詞，是起於戰國晚年……把經字連在書名之下的事實，不會早到西晉以前。……用作書的籤題，以我所知，似乎以宋人廖剛的《詩經講義》爲最早。他這部書，約成於南宋初年。到了元代，這種風氣漸盛，明代以後，《詩經》、《書經》、《易經》……等，幾乎成了定名了。」（《詩經釋義》）

故就《詩經》最初之本質言，但謂之「詩」而已矣，但謂之「三百篇」而已矣，並不稱「經」。「詩」「三百篇」，本爲有周一代之詩篇總集，純係文學作品；其時代自周初至定王之世，約當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六百年間。詩篇之作者，多不可考，但不外平民與貴族兩類。至其內容，則可分爲民間歌謠及貴族與廟堂樂歌。

「詩」之編成，在孔子之前，孔子屢曰「詩三百」；但其本人對詩亦有整理與傳授之功。孔子之後，詩篇有無散失及錯亂，亦難言也。

詩所以言志。然詩之志，又有作詩立志，有採詩之志，有用詩授詩之志。作詩之志：詩在創作之時，惟情動於中，而歌咏之耳。採詩之志：採爲官書，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用詩之志，即春秋戰國之時，聘使往來，引詩賦詩，作爲言語之工具，作爲外交辭令，所謂「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左襄二十八年傳）斷章取義之結果，遂使詩意泛濫而無歸宿。至授詩之志，乃以詩篇爲傳

達學術思想之工具，以詩為政治教化之課本，未必注重詩篇之原來解釋，故門派不同，說亦異趣，此孔子以下之儒者已然，不待《詩序》為之創始矣。

洎乎西京之會，傳詩者分為齊魯韓毛四家，其說各有同異。考其原因，一則春秋戰國時之引詩賦詩用詩，已使詩義泛濫而無定說；二則文字與時代不同，解釋互異；三則詩篇作者，並未另記其作詩之原因及當時之情況；四則詩篇之題目，皆取詩中一二字充之，並無若何之意義，非若後世之簡明確切者；五則或漢代學者好附會史實，以示其學問淵源有自，而提高其地位，於是自創奇說，黨同伐異。

漢代之四家詩說，各有異同。然而齊魯韓三家詩先後亡佚；傳之最久，亦且最為後世學者所重視者，厥為《毛詩》。《毛詩》之中，尤其有關於詩義者，為《毛詩》之序。三家詩已亡，故後世言《詩序》，皆就《毛詩》之序而言。

自漢代以後，言詩者，不尊《詩序》，即反《詩序》；雖有掙脫《詩序》而已意為說者，亦多少受其影響。可謂漢以後之言詩者，無不須面對《詩序》存在之事實，而表示其一己之意見。可見《詩序》對於讀詩之影響極大，為詩篇解說之根本，誠為研究《詩經》之一大問題，豈可不予討論？茲將歷來說詩家對於《詩序》之有關意見，予以綜合分析，並參以己意，發掘《詩序》之意義與價值。希望對此問題，能稍有所得。

二、歷代學者對於《詩序》之態度

《詩序》流傳之後，後世諸家之態度，可略而言之：

漢代學者，有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今皆不傳。

所傳而重要者，僅《鄭箋》一書而已。

《鄭箋》為鄭玄所作。其對詩義之主張，與《毛傳》時有異同。

三國至六朝，佛入中華，儒學漸衰，經術不振，說詩者，或申毛難鄭，或申鄭攻毛，斷斷焉而未有已。及唐太宗詔諸儒修《五經正義》，孔穎達獨取《毛詩·鄭箋》作疏，自是唐代言詩，皆不出正義之範圍。惟成伯璵（《毛詩指說》），常以己意說詩，不專依毛鄭，實為宋人說詩之先鋒，惜未為時人所重視耳。

大體言之，《鄭箋》孔疏皆屬尊崇《詩序》，即有爭論，亦不致超出範圍；故自漢至三國、六朝，以迄於有唐之世，皆為尊序（亦即信序）一派之天下。

宋代學者，對於《詩序》，漸起懷疑之風。所以然者，《詩序》在基本上，多就詩篇本身之外，附會歷史事實，而發為委曲牽強之說，其與詩篇本身，多有遠離矛盾之處。易言之，若根據《詩序》說詩，則往往牽附甚遠，糾纏繁複，令人難信。疑序者若離序言詩，雖未必能得詩人之真意，然簡明順暢，義理鮮明，則

有不可否認者焉。(詳見第六章《〈詩序〉與詩義之關係》)

宋代學者之中，歐陽修之《毛詩本義》，不輕易議論毛鄭，但亦不確守毛鄭之說，實開宋人不遵《毛傳》之始。其後蘇轍作《詩集傳》，謂〈小序〉反復繁重，非出一人之手，開始懷疑《詩序》。及鄭樵作《詩辨妄》，專斥毛鄭，反駁《詩序》，文才辯捷，成一家之言。王質作《詩總聞》，亦在《詩序》之外，別立新義。逮乎朱子，乃確開一詩學之新局面。朱熹作《詩集傳》凡八卷。是書曾兩易其稿，初稿用〈小序〉，再稿取鄭樵說，不用〈小序〉，直斷鄭風諸篇為淫詩。其說詩雖多少採取當時學者之議論，但朱子名高學博，故後之攻〈小序〉、攻毛鄭者，必引朱子為根據。此外如王得臣、程大昌（考古編）、楊簡（《慈湖詩傳》）等，亦皆新派。其時有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仍墨守毛鄭；嚴粲《詩緝》，又宗呂氏，然終不勝新派。至王柏《詩疑》，不獨攻擊毛鄭，並且刪削經文，乃疑古派過火之作。要之古代詩學，至北宋即破壞無遺。或疑《毛詩》、疑《鄭箋》、疑〈小序〉；乃至從古所信之六義四始大小正變等說，無一不發生問題。朱子出，為之折衷去取，議論稍定，自是朱註大行，毛鄭之學，漸趨衰微。

元明兩代之詩學，為朱子集傳全盛時期。元儒說詩，馬端臨力主存序，而無專著；其餘則大都本於朱傳。延祐間，行科舉法，規定經義須用朱註，故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梁益（《詩集旁通》），宋公遷（《詩經疏義》），劉玉汝（《詩續緒》），梁寅（《詩演義》）等人論詩，皆宗朱傳。

明代《詩經》之學，主流仍為朱子一派：永樂間，胡廣奉敕撰《詩經大全》，悉以劉瑾之書為主。羽翼朱傳，備當代舉業參考之用。頒為功令，一時大行。其他如季本（《詩解頤》），李先芳（《讀詩私記》），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朱謀瑋（《詩故》），郝敬（《毛詩原解》）等，則並取漢宋之說，然皆不若胡廣所著之盛行也。總之，自南宋至明，又為朱傳一派之全盛時期；《毛傳》於此時黯然失色，不足與新說抗也。

清代詩學，在乾嘉以前，承前代餘緒，一時家法未立。如錢澄（《田間詩學》），並采漢唐宋明。至朱鶴齡（《詩經通義》），力駁廢序之非，已趨漢學。至陳啓源（《毛詩·稽古篇》），訓詁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詮釋經旨準毛鄭，名物多主陸璣，辨正朱子、歐陽修、呂祖謙、嚴粲，攻擊劉瑾、輔廣等說，已開漢學之門，然亦間采朱說。戴震（《毛鄭詩考正》），中間仍偶采朱義。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毛詩傳疏》），專宗《毛詩》，純乎漢學。此外亦有自立門戶，不受漢宋所囿者，如崔述（《讀風偶識》），姚際恒（《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總之，詩學至於清代，漢學大盛，然宋學亦復

不絕，又有超越漢宋若崔述姚際恒方玉潤等之新說，乃使此一時期，成為詩學承先啓後之大時代。

民國以後，學者援用清代考據家之嚴謹態度，以及西方之科學方法，整理古籍，其成就之方面極為廣泛。然主要者，在探究詩篇之本來面目，對於《詩序》，僅作有選擇之接受，或竟完全拋棄不用。若王國維、屈萬里、王靜芝、李辰冬、糜文開諸先生，皆有其特殊之成就。本書乃參考古今各說，加以探討，以求《詩序》之價值。



第二章 三百篇之作者本事與編成

《詩序》因《詩經》而有，是以窮本溯源，當追究《詩經》之來歷，即論《三百篇》之作者、本事與編成。

一、三百篇之作者

論及《三百篇》之作者，一般皆主張《三百篇》之作者為多人，乃係集體創作；然亦有主張為一人所作者。

（1）主張三百篇之作者為一人

主張三百篇為一人所作者，有康有為及李辰冬二位先生。

康有為曰：《詩》舊名，有三千餘篇，今三百五篇，為孔子作，齊、魯、韓三家所傳是也。

《詩》皆孔子作也，古詩三千，孔子間有採取之者。然〈清廟、生民〉皆經塗改，〈堯典〉、〈舜典〉僅備點竄。既經聖學陶鑄，亦為聖作。況六經同條，《詩》、《春秋》表裏。一字一義，皆大道所託。觀墨氏所攻，及儒者所循，可知為孔子之辭矣。

墨子曰：「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墨子·公孟》）墨子開口便稱禹、湯、文、武，而力攻喪禮三年期月之服。〈非儒篇〉稱「為其禮」，以此禮專屬之儒者。而儒在當時與楊、墨對舉，為孔子教號，則此禮及《詩》非孔子所作而何？三百之數亦符。弦誦歌舞與禮記王制、世子學禮學詩「可興可立」，乃孔門雅言，而墨子攻之，以為君子無暇聽治，庶人無暇從事。反面觀之，則詩三百為孔子所作，至明據矣。

淮南子曰：「《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淮南子·汜論訓）《春秋》之爲孔子作，人皆知之；《詩》亦爲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三學爲教，蓋《詩》與《春秋》尤爲表裏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導于世，則老、墨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詩》作于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湯、伊尹、高宗，而以爲「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爲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孔子改制考》）

康有爲係今文派之經學家，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托古改制，主張孔子爲受天之命不得其位之素王，主張六經皆孔子所作，故其發爲此論，自不足爲奇。

李辰冬博士爲筆者《詩經學》之啓蒙老師。彼之主張《詩經》爲一人——即尹吉甫所作，其說可略爲綜述如下：

李博士研究《詩經》，係以「統計法」入手。所謂「統計法」，即將《詩經》中之字詞，予以徹底歸納，以求其統一之意義。次則由於某種字詞出現之次數，而追究作詩當時之文物、制度、思想、情感。由於詩義之徹底瞭解，李博士更將有關之詩篇予以繫聯，發現《三百篇》人、事、時、地之一致，認爲《三百篇》爲一整體。更由於「鑰匙詩」之發現，《三百篇》相互之聯絡息息相關，遂認爲《詩經》爲一人（即尹吉甫）所作。

李博士之研究與發現，固然極其新奇，而信者不多。余亦認其研究之方法有欠周密，而不敢輕從。（詳見拙作〈評李辰冬博士的《詩經》研究〉，刊於中國世紀月刊 80~82 期，民 53.2.15.及 3.25.出版）

（2）《詩序》對於詩篇作者之說法

《詩序》之中，往往言及作詩之人者，如：

都人士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小瑟序：「嗣王求助也。」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

敬之序：「群臣進戒嗣王。」

式微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青蠅序：「大夫刺幽王也。」

蓍之華序：「大夫閔時也。」

角弓序：「父兄刺幽王也。」

竹竿序：「衛女思歸也。」

泉水序：「衛女思歸也。」